

一，墓誌拓片圖版

(一) 圖版本身

責任者：傅圖

圖版大小：A3 不折頁，兩幅（13128、12848）都放。

(二) 基本資料

責任者：傅圖及林明

1 性質	墓誌
2 題名	傳題：後周武官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石金俊之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合葬墓誌銘并序 首題：大周故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左驍衛將軍石公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誌銘并序
3 大小（公分）	13128：原拓 73×73，拓裱 83×77 12848：原拓 73×73，拓裱 86.5×78
4 時間	死亡、下葬或立石地點 死亡：後周廣順三年（953）正月三日 下葬：後周顯德二年（955）三月三日
5 地點	死亡、下葬或立石地點 死亡：義州（河南新鄉市）官舍 下葬：河南縣（河南）平樂鄉朱陽里
6 人物	
墓主	元氏（871-953）
合葬或祔葬	夫：後周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武官石金俊（879-936）
求文者	三子：後周義州刺史武官石仁贇
撰者	後周直史館：文官趙逢
7 相關拓片，如墓主之兄弟、父母、姻親等	無
8 關鍵詞	階級流動；婦女角色；業績、文武交流；價值觀念
9 摘要	五代末期的石仁贇戰功彪炳，位至刺史，職兼文武，且成良吏。他的武功應得益於父家，是個牛馬谷量、豪客滿門的世家強族。父親不但幼善騎射，而且深明兵法，終於後唐明宗的禁軍指揮使，曾婉拒外任刺史，主要理由是性情剛果，不適合民事，又不懂為政之道，恐連累地方，說出了武人從事文治之難。 仁贇含著銀匙降世，沒有成為二世祖，且以仁惠留名青史，可能跟母親有關。據說母親家中有世系族譜，似為士

	<p>人家庭，但在兵荒馬亂之中家破人亡，成為孤女，飽嚙人間冷暖，後成嚴母，對貴為刺史的李贇不假辭色。墓誌特別指出李贇「屏強暴，恤孤恂」，應是謹從母訓，堪稱「孝子」。他的武人同儕也有良吏和得到時人稱讚的孝子，如一起立下戰功的陳思讓，彼此可以交換吏治經驗和互相打氣。他亦跟文人為友，如父母墓誌的撰者趙逢，當能借助他們治理百姓。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五代文人頗有武人之風，如這位趙逢，既可以知貢舉，也可以攻城池。五代文武的交流和雙向影響，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武人或以接受文人的價值觀念來爭取認同，文人亦何嘗不然。</p>
--	-----------------------------------------------------------------------------------------------------------------------------------------------------------------------------------------------------------------------------------------------------------------

二，釋文

責任者：林明、施天宇

參考資料：

1. 〈大周故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左驍衛將軍石公（金俊）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陝西：三秦出版社，1994），頁 454。
2. 〈石金俊及妻元氏合祔墓誌〉，周阿根，《五代墓誌彙考》（合肥：黃山書社，2012），頁 552-555。

大周故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左驍衛將軍石公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誌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左拾遺直史館趙逢撰

夫結褵配賢夫，師女訓，正家道於內。承家教，令子奮仁勇，書戰勳於冊。沒世有良嗣為郡守，護轎車以歸，較其享遐齡、具豐福，如太夫人者鮮矣！

（以上是序，比擬墓主成就，55 字）

夫人姓元氏，懷州成懷人，自垂髫，值唐季離亂，家沒於兵革，遂養於叔舅。叔舅復早世，孤養於舅母。族譜世系，與家俱喪，故莫得詳焉。太夫人及笄之歲，柔明之譽盈於鄉里，將軍府君聞其賢淑，乃納徵而授室焉。

（以上是墓主本人生平，81 字）

府君名金俊，朔州神武川上方城人也，幼善騎射，習司馬兵法，長與豪俠遊。牛馬谷量，世為強族。初，委質事唐代祖武皇帝，以勇幹□〔分〕主衛兵，甚見親用。

洎莊宗皇帝復讎於梁室，按兵於孟津，積軍旅之勞，累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充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凡下堅城、攻堅陣，謀無不臧，動無不剋；臨戈矛畏之若神，撫士卒慕之如父。

明宗皇帝以府君貔貅良將、豐沛故人，制授資州刺史。對曰：「臣生於朔漠，本以弓馬□〔自〕效。夫人性少則剛果，遂衽金革，歷事三帝，幸蠲敗軍失律之釁。今已老矣，支體獲全，矧不達為政，豈敢以方州為累乎？願復丘園，守先人墳壟為樂矣。」上不奪其志，錫賚加等，優詔許之。

以長興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邁疾卒於太原之私第，享年五十八。天福四年，贈檢校司空。八年，贈左驍衛將軍。嗣子今義州太守仁贊，以天福三年十一月七日卜遷於西京河南縣平樂鄉朱陽里，從吉兆也。

（以上是墓主夫之生平事蹟、卒、葬，323字）

太守，府君第三子，素以勇敢忠義聞於時，當晉高祖潛躍之際，以宗屬授□騎右第三軍指揮使。及刺京邑，累遷至興順右第一軍都虞侯。天福七年，安從進叛於漢南，掠我樊、鄧，太守與監護陳思讓首破從進於唐州花山，大殲其黨。從進獨以身竄，鼻辛脅息，閉關自固。洎大軍□〔守〕之，不期月而城潰，始由太守拉爪摧牙之力矣。晉高祖嘉其功，授興順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復以戰兵之效，帝念攸隆。九年，授護聖軍左第六軍都指揮使兼維州刺史。十二年，遷護聖右第四軍都指揮使兼連州刺史。

乾祐元年三月，遷護聖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六月，授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德州刺史。

廣順元年七月，改授檢校太保、義州刺史。凡至理所，屏強暴，恤孤恂，非常賦不妄錄，非故罪不妄刑。暴客知禁，苛吏自循，戍卒忘歸，邊戎咸竦，故二郡之民不易俗而化。太祖皇帝尚□嚴之理，厚睭之恩，將被寵靈，遽丁艱疾。

（以上是墓主子之生平事蹟，315字）

三年正月三日，太夫人薨於義州官舍，享年八十三。太守茹荼銜疚，護喪歸洛，以顯德二年三月三日祔葬於先將軍司空之塋，禮也。

（以上是墓主之卒、葬，51字）

初，太夫人之養於外氏，傷幼丁荼毒，洎至成人，言無先唱，容常慘如。針縷鞶囊之績，夙夜自勤。洎歸將軍府君，彰內助之風，繁克昌之胤。雖太守建隼列郡，太夫人常以嚴正訓之，太守亦如童孺增畏。是故天子降璽書，始封樂安縣太君，進封河南郡太君，改封河南郡太夫人，從子貴也。

（以上是墓主成就，109字）

嗣男三人：長喜子，次三留，未幼學之年，咸遇疾而夭；次義州太守。女三人：長適耿氏而早世；次字歸鄉，纔成童兒，殞殞；次審貞，幼厭□勞，遂圓頂委身於薄伽梵，功行具修，為真釋子。

孫男八人：長公山，次婆兒，皆早世；次懷德，右番殿直；次懷密，前義州衙內指揮使；次懷忠，前義州衙內都虞侯；次懷義，前義州子城使；次九哥，不育於繼祿；次小廝兒。

孫女五人：長適太原王氏；次字瞻瞻，年始笄；次字寵寵，未笄而逝；次美美；次喜喜。咸能稟嚴勵之訓，執孝敬之道，鳳跕鸞躔，風流霞舉。

（以上是墓主之子、女、孫，183字）

惜乎！沒者不得成蹊於瓊林珠樹，繼莫京之緒，亦可悲哉！太守與逢，敦後凋之契，以懸窆有日，命家老列狀於僕，請為誌銘。僕不能文，但以昔年任蘭臺郎，求假適義州，獲昇堂拜太夫人，親慈懿之風，熟貞良之德，乃縱筆直紀官婚而已。至於惇序姻族，惠恤臧僕，立嘉言，積善行，非作傳不能周敘其事。勉抽鄙思，乃作銘云：

覆載為器，造化為權。萬物遷革，暑雨祁寒。圓首方足，貴其兩端。既富且壽，人之所難。琦歟夫人，繁茲令族。夫贈將軍，子為郡牧。八十三年，享斯豐福。以古方今，罕齊芳躅。懿行彌著，閨門克昌。乃子乃孫，為龍為光。浮休之速，於何不常。喟然歎息，貞淑云□。孝子孝孫，柴毀骨立。□慕之慟，血繼其泣。袂彼先塋，歸於京邑。欲報之恩，終身何及。

（以上是撰誌原因及銘，251字）

三，研究提要

責任者：林思吟、柳立言（2015.10.18）

軍官石金俊妻子元氏的墓誌銘首句說：「夫結褵配賢夫，師女訓，正家道於內；承家教，令子奮仁勇，書戰勳於冊。沒世有良嗣為郡守，護轎車以歸，較其享遐齡、具豐福，如太夫人者鮮矣」¹，以元氏成功扮演賢妻和嚴母，作為她一生最大的功業，誌內一夫一子所佔的篇幅遠遠超過本人。那位良嗣兼郡守是一位軍官，既繼承了父親的武功，立命沙場，也受到母親的影響，成就吏治。

父親石金俊「幼善騎射，習司馬兵法，長與豪俠遊。牛馬谷量，世為強族」，以戰功步步上升至後唐的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但當明宗（926-933 在位）以「貔貅良將，豐沛故人」之故，派他出任資州刺史時，他以四個理由婉拒：一，用非所長，弓馬才是他的強項；二，性情剛果，不適合民事；三，不懂為政之道，恐連累地方；四，老矣，其實不過五十左右；前三點明白道出軍官向文發展的困難。他退休回到太原，58歲死去，後唐也變為後晉。

三子仁贇是石家唯一的繼承人，「素以勇敢忠義聞於時」，應屬軍事上的表現。他的前途沒有受改朝換代所影響，墓誌說後晉高祖石敬瑭（936即位）「以宗屬，

¹ 傅藏〈大周故北京飛勝五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左驍衛將軍石公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誌銘并序〉。提要撰者：林思吟。

授□騎右第三軍指揮使」，可見上述的「故人」和現在的「宗屬」都是向上流動的因素，作用因時而異。不久（942），仁贇便在一場明載史籍的戰役立下功勞，逐步以禁軍的諸軍都指揮使遙領諸州刺史（944-948），而後晉也變為國祚只有四年的後漢（947-950）。後周太祖郭威即位（951），實授仁贇為正任義州刺史。不像父親不達為政，他「凡至理所，屏強暴，恤孤恂，非常賦不妄錄，非故罪不妄刑。暴客知禁，苛吏自循，戍卒忘歸，邊戎咸竦，故二郡之民不易俗而化」。這裡有多少事實？《冊府元龜》把他列入〈牧守部·仁惠〉，因為他「為義州刺史，言貧戶殘稅無可輸者，臣以俸代納之」；² 又把他列入〈牧守部·譴讓〉，他「為申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958〕十一月責授右清道府率。先是，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修邸院，時仁贇方為郡守，不時稟命，故黜之」。³ 我們難以考究他為何不願意創建官舍作為地方官吏在京師居住和辦事之處，可能是為了節省民財，但至少知道他不是因為吏治不佳受到譴責。那麼，母親對他有何影響？

墓誌說母親元氏來自一個有著「族譜世系」的家庭，我們相信至少是讀書識字的家庭。她在唐末戰亂之中淪為孤兒，養於叔舅，墓誌接著說：「叔舅復早世，孤養於舅母」。乍看似屬多餘的話，再讀則覺得她受到委曲。果然，墓誌插入丈夫和三子的大段事蹟後，舊事重提：

初，太夫人之養於外氏，傷幼丁荼毒，洎至成人，言無先唱，容常慘如。針縷鞏囊之績，夙夜自勤。洎歸將軍府君，彰內助之風，繁克昌之胤。雖太守建隼列郡，太夫人常以嚴正訓之，太守亦如童孺增畏。是故天子降璽書，始封樂安縣太君，進封河南縣太君，改封河南郡太夫人，從子貴也。

「從子貴也」四字，道盡了母子關係：嚴母出賢子，子賢使母貴。母之嚴，來自對民間疾苦的親身感受，可成為兒子吏治的箴繩。由此可知，掌握了施政的大方針，有著能幹的下屬，武將也可以成為循吏。

同儕和朋友亦可供武將取法。同儕有墓誌指名道姓提到的陳思讓，與仁贇同時立下戰功，在《宋史》有傳，說他「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⁴ 既是善惡俱陳，無敗政和不好財應屬可信，史載邢州的官吏和耆老四十人詣闕請他留任。他武臣出身，也是一位懂得方略的軍官，「連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也許讓武人曉得，盡孝和守禮也是搏得名聲的方法。與武臣劉永，母親之「哀訃至，君聞之，號慟殆絕，扶而後起。表乞營葬，制奪不允，而純孝之性，追慕無已」，可謂異曲同工。

² 《冊府元龜》卷 675，頁 8068-1。

³ 《冊府元龜》卷 699，頁 8344-1。

⁴ 《宋史》卷 261，頁 9038-9040。

朋友有墓誌撰者趙逢，任職史館時因假路過義州，仁贇請他與母親相見，故後來願意替她撰寫墓誌。趙逢《宋史》有傳，⁵ 父親是牙校，死於武將周德威之手，然而德威沒有殺掉年幼的趙逢，反讓他跟諸子一同就學，可見武將的下一代是會讀書的，也開啟了趙逢從文之路。進士登科之後，接連擔任後漢、後周和北宋的史職、知制誥、中書舍人、樞密院直學士、給事中，最後竟權知貢舉，充分反映他的能文，難以取代。作為撰寫敕詔的文臣，他必須隨同皇帝作戰，卻假裝墜馬傷足不能從征，被宋太祖外貶。從征固然有生命危險，也是文人經歷作戰的機會，這應是眾多擔任藩鎮幕賓的文人接觸以至熟悉武事的原因。他後來出知四川，防禦盜賊攻打州城有功，大獲太祖歡心。妻子去世，他不能返京，太祖下詔營葬。對能文且武的官員，太祖似乎有意栽培，征伐北漢（969）時以他為隨軍轉運使。他主動要求太祖派他參與聚水攻城的計畫，在烈日下親課力役，從此臥病，六年後（975）死去。史稱他「性剛直，有吏幹。...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為『鐵樞』」。無論如何，從昇堂拜母來看，仁贇與趙逢相當熟絡，趙逢也自稱二人有情比松柏的「後凋之契」。武人跟文人，特別是剛直以至強悍的文人臭味相投，不難成為好友。大文學家宋白「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鄆、杜間，嘗館于〔有名的鷲將〕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⁶ 趙逢跟安重榮在司法上亦有相通之處。

⁵ 《宋史》卷 270，頁 9257-7258。

⁶ 《宋史》卷 439，頁 12998。